麟趾

麟趾序言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之事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恠妄不經且與詩意不合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周南風人美文王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如麟之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此與關雎自無干涉也

何彼襛矣

進則讒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於人故君子悔之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

鼓鐘

鼓鐘序言刺幽王也集傳以為此詩義未詳不敢質其事永叔曰按此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葢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伐之亦不自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四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隱公

春王正月

自漢以來觧經者皆謂周正建子至宋諸儒始有謂

以夏時冠周月者有謂時月皆仍夏舊者各持所見

紛紜不一愚按春秋桓八年十月雨雪定元年十月

儀父者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之類是也

鄭伯克段于鄢

諸傳專責莊公失教其說固是按春秋之法責上常輕責下常重以此防民猶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蓋長幼之分尊卑之義不明也分義明而天下無叛逆篡弒之禍矣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卒不日三傳妄觧武夷胡氏辨之詳矣獨謂恩

左氏作紀子帛以為裂繻字也考之通經無大夫先
諸侯之例者其説難通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
子盟于密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公羊之説似
亦未當子上疑有闕文
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之妻公羊以為隱之母按左傳聲子仲子均
非正嫡安得僭夫人之號春秋之初王制猶存未至
文公以後僭稱失禮之甚也

此年公將伐邾城中丘左氏曰書不時也按春秋城內邑二十有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邪聖人惜民力愼興作懲僭慝爾其因邾因莒而城與大夫自强而城各因文以見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以日書者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經天變也又如壬申御廩災乙

公羊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按春秋國君終嗣子繼正則行即位之禮文成襄哀是也繼故則子弟不忍行即位之禮莊閔僖是也桓宣非繼正也而行即位之禮者何葢桓弑隱宣弑赤皆以弟簒兄而有國不義之甚畏人議已故假此禮欲自同於遭喪繼正者以欺天下後世耳大抵行即位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禮則不書聖人據史舊文無所加損如其意之說恐亦未至

滕子來朝

胡氏曰桓負篡弑大惡先鄰國而朝之與夷狄無異故降而稱子苟如其言罪及一身足矣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且當時滅典禮叛君父者多矣何皆不貶而獨及一小國邪程沙隨又曰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故自貶稱子及觀隱公初滕薛爭長位次且不肯讓矧自貶其爵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

王以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
以正桓之終也其說然乎曰聖人據舊史作春秋以
見當時之事其經國大義昭如日星豈屑屑去一字
以示貶使後世揣摩臆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
之誤而後世不敢增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
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四年七年不
書秋僖二十八年不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為義
乎夫桓之簒弒固無王矣宣公事迹與桓無異何以

月日時之閒則自然無此病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當是時諸侯會遇不盟者多矣豈皆近正邪如近正則齊衛之君必有殊異之行及考二國始末並非賢君據經文只譏其僭也僭者何春秋非王者不稱命書齊衛胥命于蒲者罪二國之僭王也

無由起也甲戌己丑相接當是傳寫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
此蓋譏子弟預國政耳或謂責世官若然何不曰仍
氏之子乎如仍氏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
字見若咺渠伯糾之類是也今曰仍叔之子蓋知為
未命之稱也杜說得之矣
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

桓公六年則同非齊侯之子明矣穀梁之說與齊詩
展我甥兮之義合蓋必有所據也

焚咸丘

桓立七年邾不修朝聘之禮故焚其邑杜氏曰焚火
田也火田而在今十二月固其時也何用乎書明年

秋伐邾益信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豐氏曰按石經二朝字俱作奔字蓋穀伯鄧侯見逼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豐氏曰按石經衛侯晉卒四字在盟于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二字穀梁傳錯簡于此

許叔入于許

左傳載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鄭亂而始入也按經隱十一年止書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許未嘗滅則必有君許者矣設使許叔果奉許祀則今日之事乃光復舊物必異其文以書不得與

以臣敵君為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皆賢而字之邪何氏之説似不足據

葬蔡桓侯

啖氏曰春秋諸侯多私謚且稱公而蔡獨請謚于天子故以本爵加之及考春秋諸侯葬者悉稱公不應此獨異蓋公者虛位禮之文也諸侯在國臣子皆以是稱尊君之辭也至於魯頌乃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者其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雖達于天子告

左傳曰單伯送王姬杜氏曰單伯天子之卿也單采
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單伯送且命魯主之諸
傳不然皆以單伯為魯卿也改送為逆按春秋凡謂
娶者曰逆嫁者曰歸今言逆是魯娶王姬矣可乎以
左氏杜氏之說考之與經義俱合單伯其為王卿明
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諸傳皆謂桓公弒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襃錫故特去

者不遺一人四年而後畢則紀當復興如太王之去邠也然自此之後紀無聞焉不知所從之民何以止乎此就大去二字生義也然不鮮大本紀侯之名苟以大去為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歸酅不可通矣

秋大水無麥苗

左綿趙氏曰說者以麥苗為二物麥且未艾安得獨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

公敗齊師于長勺而傳者以未陣為敗詐也夫魯敗
某師多矣無有書戰者豈皆未陣而敗乎此以納糾
致寇亦自足責奚用詐謀為貶乎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范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按春秋諸侯失地
被獲皆名卂於賤者責其不能守社稷也然有不名
者或遠方小國名字不通或通史失之不然譚子失
地與蔡侯獻舞何殊其可賤一也

史闕聖人安得僕僕問而增之乎然其事之美刺係乎其文實不在書日與不日也

單伯會伐宋

齊桓北杏之約尊王也宋人不遵齊桓請于王王遣單伯伐之非兵力之不足也桓之意欲以假王命懾諸侯之不一者公穀諸儒因元年逆王姬之誤遂以單伯為魯大夫失春秋會伐之旨矣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何休曰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說太鑿未有以五月為首時者下文有脫事爾或曰四訛為五也

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公慕大國之盛而欲締婚故與高傒盟于防也非親盟故書及說者謂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按公與大夫盟者未嘗不書如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為諱乎此蓋譏仇讎喪娶爾

之名氏又未通于中國也故加人不然僖十八年荆人狄人伐衛亦書人者豈皆進之邪

丹桓宮楹

何氏曰丹楹者為將娶齊女欲夸大示之果爾則羣廟當盡飾豈特一禰廟哉此蓋文姜將祔廟而飾桓宮楹也

新延廐

按左氏鮮新為新作過也公羊鮮新為修舊不及也

方受方伯之命而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燕君納貢於周者連師責也傳譏桓公勤兵遠夷過矣

齊侯來獻戎捷

陸氏曰當為齊人文誤按上文伐戎則人安得獻捷則侯乎

城小穀

小穀魯城也經以魯自城為文左氏曰城小穀為管

季子來歸

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舊史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按諸傳俱賢季子有相魯之功固也及來歸之後不能防武闈之難不能討慶父之惡忍視故君不為喪葬汲汲惟在謀立僖公以終成風之託可

辨哉天子諸侯當免喪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今莊公之薨方二十五月閔公即行吉禘之禮此失之太早不謂當禘不當禘也